

卷第九十三 異僧七

宣律師

宣律師

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，西明寺道律師逐靜在京師城南故淨業寺修道。律師積德高遠，抱素日久。忽有一人來至律師所，致敬申禮。具敘暄涼，律師問曰：「檀越何處？姓字誰耶？」答曰：「弟子姓王名璠，是大吳之蘭臺臣也。會師初至建業，孫主即未許之，令感希有之瑞，為立非常之廟。於時天地神祇，咸加靈被，於三七日，遂感舍利。吳王手執銅瓶，傾銅盤內，舍利所衝，盤即破裂。乃至火燒錘試，俱不能損。闕澤、張昱之徒，亦是天人護助，入其身中，令其神爽通敏，答對諧允。今業在天，弘護佛法為事。弟子是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之使者。將軍事物極多，擁護三洲之佛法，有鬥爭凌危之事，無不躬往，和喻令解。今附和南，天欲即至，前事擁闢，不久當至，具令弟子等共師言。」不久復有人來，雲姓羅氏，是蜀人也。言作蜀音，廣說律相。初相見時，如俗禮儀，敘述緣由，多有次第，遂用忽忘。次又一人，雲姓費氏，禮敬如前。云：「弟子迦葉佛時，生在初天，在韋將軍下。諸天貪欲所醉，弟子以宿願力，不交天欲，清靜梵行，偏敬毗尼。韋將軍童真梵行，不受天欲。一王之下，有八將軍、四王、三十二將。週四天下，往還護助諸出家人。四天下中，北天一洲，少有佛法。餘三天下，佛法大弘。然出家之人，多犯禁戒，少有如法。東西天下，人少點慧，煩惱難化。南方一洲，雖多犯罪，化令從善，心易調伏。佛臨涅槃，親受付囑，並令守護，不使魔燒。若不守護，如是破戒，誰有行我之法教者。故佛垂誡，不敢不行。雖見毀禁，愍而護之。見行一善，萬過不咎，事等忘瑕，不存往失。且人中臭氣，上薰空界四十萬里，諸天清淨，無不厭之。但以受佛付囑，令護佛法。尚與人同止，諸天不敢不來。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，最存弘護。多有魔子魔女，輕弄比丘，道力微者，並為惑亂。將軍棲遑奔至，應機除剪。故有事至，須往四王所時，王見皆起。為韋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。弟子性樂戒律，如來一代所制毗尼，並在座中聽受戒法。」因問律中諸隱文義，無不決滯。然此東華三寶，素有山海水石，往往多現，但謂其靈而敬之。顧訪失由，莫知投詣。遂因此緣，隨而咨請。且沈冥之相，以理括之，未曾持觀，不可以語也。宣師又以感通記問天人云：「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，何代時像，從地湧出。」答曰：「蜀都元基青城山上，今之成都，大海之地。昔迦葉佛時，有人於西洱河造之，擬多寶佛全身相也，在西洱河鷲山寺。有成都人往彼興易，請像將還，至今多寶寺處，為海神蹋船所沒。初取像人見海神於岸上游，謂是山鬼，遂即殺之。因爾神瞋覆沒，人像俱溺，同在一船。其多寶舊在鷲頭山寺，古基尚在，仍有一塔，常有光明。令向彼土，道由郎州過，大小不算，三千餘里，方達西洱河。河大闊，或百里，或五百里。中有山洲，亦有古寺，經像尚存，而無僧住。經同此文，時聞鐘聲。百姓殷實，每年二時，供養古塔。塔如戒壇，三重石砌，上有覆釜。其數極多，彼土諸人，但言神塚。每發光明，人以蔬食祭之，求其福祚也。其地西北去西州二千餘里。問去天竺非遠，往往有至彼者。自下云云至晉時，有僧於此地。見土墳隨出隨除，怪不可平。後見拆開，深怪其爾。乃深掘丈餘，獲像及人骨在船。其體骨肘脛，悉皆粗大數倍，過於今人。即迦葉佛時，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。今時劫減，命促人小，固其常然，不可怪也。初出之時，牽曳難得。弟子化為老人，指搗方便，須臾至周，滅法暫隱。到隋重興，更復出之。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，亦不測其根源。見其花趺有多寶字，因遂名焉，又名多寶寺。」又問：「多寶字是其隸書，出於亡秦之代。如何迦葉佛時，已有神州書耶？」答曰：「亡秦李斯隸書，此乃近代遠承。隸書之興，興於古佛之世。見今南洲四面千有餘洲，莊嚴閻浮，一方百有餘國，文字言音，同今唐國。但以海路遼遠，動數十萬里，重譯莫傳，故使此方封守株柱，不足怪也。師不聞乎？梁顧野王，太學之大博也，周訪字源，出沒不定，故玉篇序云：『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，皆是隸字。』檢春申是周武（明抄本無周武二字）六國同時，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。此國篆隸諸書，尚有茫昧，寧知迦葉佛時之事。決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。」又問：「今西京城西高四土台，俗諺云：是蒼頡造書台。如何云隸書古時已有？」答曰：「蒼頡於此台上，增土造台，觀鳥跡者，非無其事。且蒼頡之傳，此土罕知其源。或云黃帝之臣，或云古帝王也。鳥跡之書時變，一途今所絕有。無益之言，不勞述也。」又有天人，姓陸名玄暢，來謁律師云：「弟子是周穆王時，生在初天，本是迦葉佛時天，為通化故，周時暫現。所問高四土台者，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，說法度人。至穆王時，文殊、目連來化，穆王從之，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。化人示穆王云：『高四台是迦葉佛說法處。』因造三會道場。至秦穆公時，扶風獲一石佛，穆公不識，棄馬坊中，穢污此像。護像神瞋，令公染疾。公又夢游上帝，極被責疏。覺問侍臣由餘，便答云：『臣聞周穆王時，有化人來此土，雲是佛神。穆王信之，於終南山造中天台，高千餘尺，基址見在。又於蒼頡台造神廟，名三會道場。公今所患，殆非佛為之耶？』公聞大怖，語由余曰：『吾近獲一石人，衣冠非今所制，棄之馬坊。得非此是佛神耶？』由餘聞，往視之，對曰：『此真佛神也。』公取像澡浴，安清淨處，像遂放光。公又怖，謂神瞋也，宰三牲以祭之。諸善神等，擊棄遠處。公又大怖，以問由餘。答曰：『臣聞佛清淨，不進酒肉，愛重物命。如護一子，所有供養，燒香而已，所可祭祀，餅果之屬。』公大悅。欲造佛像，絕於工人。又問由餘，答曰：『昔穆王造寺之側，應有工匠。』遂於高四台南村內，得一老人，姓王名安，年百八十。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，臣今年老，無力能作。所住村北，有兄弟四人，曾於道場內為諸匠執作，請追共造。依言作之，成一銅像。相好圓備，公悅，大賞資之。彼人得財，並造功德，於土台上造重閣，高三百尺。時人號之高四台，或曰高四樓。其人姓高，大者名四；或曰，兄弟四人同立故也。或取大兄名以目之，故有高四之名，至今稱也。」又問：「目連舍利弗，佛在已終，如何重見？」答曰：「同名六人，此目連非大目連也。到宇文周時，文殊師利化為梵僧，來游此土，雲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，並往文殊所住之處，名清涼山。遍問道俗，無有知者。時有智猛法師，年始十八，反問梵僧：『何因知有二聖餘跡？』答曰：『在秦都城南二十里，有蒼頡造書台，即其地也。』又云：『在沙河南五十里，青山北四十里，即其處也。』又問『沙河』、『青山』是何語，答曰：『渭水終南山也。』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步，遂得高四台，便雲此是古佛說法處也。於時智猛法師，隨往禮拜。不久失梵僧所在。智猛長大，具為太常韋卿說之，請其台處，依本置寺，遂奏周主，名三會寺。至隋大業，廢入大寺。因被廢毀，配入菩提。今京城東市西平康坊南門東菩提寺西堂佛首，即是三會寺佛。釋迦如來得度大迦葉後，十二年中，來至此台，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。周穆王游大夏，佛告彼土見有古塔，可返禮事。王問何方，佛答在郿京之東南也。西天竺國具有別傳，雲歲長年，是師子國僧，年九十九夏，是三果阿那含人，聞斯勝跡，躬至禮拜。又奏請欲往北岳清涼山文殊師利菩薩坐處。皇帝聞喜，敕給驛馬內使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，在處供給。諸官人弟子等，並乘官馬。時長年一入，已未年，年百八十。

行，不乘雜畜。即到岱州清涼山，即便肘行膝步而上，至中台佛堂，即是文殊廟堂。從下至上，可行三十餘里，山石勁利，入肉到骨，無血乳出。至於七日，五體投地，布面在土，不起不食。七日滿已，忽起，踴躍指揮，四方上下空界，具見文殊師利菩薩聖僧羅漢。從者道俗數十人，有見不見。復有一蟒蛇，身長數里，從北而來，直上長年，長年見喜。銜師腳過，變為僧形。諸人懼怕，皆悉四散，唯長年一人，心不驚動。種種靈應，不可具述。」律師又問天人曰：「自昔相傳，文殊在清涼山，領五百仙人說法。經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。娑婆則大千總號，如何偏在此方？」答曰：「文殊是諸佛之元帥，隨緣利見，應變不同。大士大功，非人境界，不勞評泊，但知仰信。多在清涼山五台之中，今屬北岱州西，見有五台縣清涼府。皇唐已來，有僧名解脫，在岩窟亡來三十餘年，身肉不壞，似如入滅盡定。復有一尼，亦入定不動。各經多年。聖跡迦藍。菩薩聖僧，仙人仙花，屢屢人見。具在別篇，豈得不信。」又問：「今五台山中台之東南三十里，見有大孚靈鷲寺，兩堂隔澗猶存。南有花園，可二頃許，四時發彩，色類不同，四週樹圍。人移（移原作侈，據法苑珠林二二改）花栽（栽原作伏，據法苑珠林二二改）別處種植，皆悉不生。唯在園內，方得久榮（榮原作營，據法苑珠林二二改），人究年月，莫知來由，或云漢明所立，或云魏孝文帝栽植。古老相傳，互說不同，如何為實？」答曰：「但是二帝所作。昔周穆之時，已有佛法，此山靈異，文殊所居。周穆於中造寺供養。及阿育王，亦依置塔。漢明之初，摩騰法師是阿羅漢天眼，亦見有塔，請帝立寺。其山形像似靈鷲山，名曰大孚，孚者信也。帝深信佛法，立寺勸人。元魏孝文，北台不遠，常來禮謁，見人馬行跡，石上分明，其事可驗。豈唯五台獨驗，今終南、太白、太華、五嶽名山。皆有聖人為住持佛法，令法久住。有人設供，感訖徵應。事在別篇，不煩此術也。」又問：「今涼州西番（音盤）和縣山裂像，出何代造耶？」答云。迦葉佛時，有利賓菩薩，見此山人，不信業報，以殺害為事，於時住處有數萬家，無重佛法者。菩薩救之，為立迦藍，大梵天王手造像身，初成以後，菩薩神力能令如真佛不異。游步說法，教化諸人。雖蒙此道，猶故不信。於時菩薩示行怖畏，手擎大石，可於聚落，欲下壓之。菩薩揚威勸化，諸人便歎回心，敬信於佛。所有殺具，變成蓮花，隨處街巷，華如種植。瑞像方攝神力，菩薩又勸諸清信士，令造七寺。南北一百四十里，東西八十里，彌山互谷，處處僧坊佛殿。營造經十三年，方得成就。同時出家者，有二萬人，在七寺住。經三百年，彼諸人等，現業力大，昔所造惡，當世輕受，不入地獄。前所害者，在惡趣中，又發惡願，彼害我者，及未成聖，我當害之；若不加害，惡業便盡，我無以報。共吐大火，焚燒寺舍，及彼聚落，一時焚蕩。縱盜得活，又以大水漂溺殺之，無一得存。時彼山神，寺未破前，收取此像，遠在空中；寺破已後，下內石室，安置供養。年月既久，石生室滅，至劉薩訶師禮山，逆示像出。其薩訶者，前身元是利賓菩薩。身首別處，更在別篇也。」又問：「江表龍光瑞像，人傳羅什將來，有言扶南所得，如何為定？」答曰：「此非羅什所得，斯乃宋孝武帝徵扶南獲之。昔佛滅後三百年中，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婆塞質那，以神力加工匠，後三百年中，鑿大石山，安置佛窟，從上至下，凡有五重，高三百餘尺。請彌勒菩薩指揮，作檀室處之。玄奘師傳云，百餘尺；聖跡記雲，高八丈。足趺八尺，六齋日常放光明。其初作時，羅漢將工人上天，三往方成。第二頭牛頭旃檀，第三金，第四玉，第五銅像。凡夫今見，止在下重，上四重閉。石窟映徹，見人臟腑。第六百年，有佛秦遮阿羅漢，生已母亡。後生扶南國，念母重恩，從上重中，取小檀像，令母供養。母終，生揚州，出家，住新興寺，獲得三果。宋孝武徵扶南，獲此像來都，亦是羅漢神力。母今見在，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。昔法盛曇無謁者，再往西方。有傳五卷。略述此緣。何忽雲羅什法師背負而來耶？」宣律師因問：「什師一代所翻之經，人多偏樂，受持轉盛，何耶？」答曰：「其人聰明，善解大乘，已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雋。又一代之寶也，絕後光前，仰之所不及。故其所譯，以悟達為先，得佛遺寄之意也。」又問：「俗中常論被秦姚與抑破重戒，云何得佛意耶？」答曰：「此非悠悠凡所籌度，何須評論。什師德行在三賢，所在通化，那繁補闕，隨機而作。故大論一部，十分略九。自餘經論，例此可知。冥祥感應，歷代彌新，深會聖旨，罕逢難遇，又蒙文殊指受，令其刪定，特異恒倫。豈以別室見譏，頓亡玄致者也。」又問：「邢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，何代所立？」答曰：「像是秦穆公所造。像元出處，是周穆王造寺處也。佛去世後，育王第四女，又造像塔，於此供養。於時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，秦相由餘常所奉敬。往者迦葉佛時，亦於此立寺，是彼沙彌顯際造也。仍將本名，以顯寺額。」又問：「金玉華宮南檀台山上，有磚塔，面別四十步，下層極壯，四面石龕，傍有碎磚，又有三十餘窯磚，古老莫知何代，然每聞鐘聲？」答曰：「此穆王寺也，名曰靈山。至育王時，敕山神於此造塔。西晉末亂，五胡控權。劉曜京都長安，數夢此山佛見，在磚塔中坐。語曜曰：『汝少飲酒，莫耽色慾，黜去邪佞，進用忠良。』曜不能從，後於洛陽，酒醉落馬，為石勒所擒。初曜因夢所悟，令人尋山訪之，遂見此像，坐小磚塔，與夢符同。便毀小塔，更造大者，高一十九級，並造寺宇。極存壯麗，寺名法燈，度三百僧住之。曜沒越後，寺有四十三人，修得三果。山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，供三果僧。神往太白，採取芝草，供養聖僧，皆獲延齡。寺今現在，凡人不見。所聞鐘聲，即是寺鍾也。其塔本基，雖因劉曜，仍是穆王立寺之處也，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。至貞觀年，於玉華北慈烏川山上，常見群鹿來集其所，逐去還來。有人異之，於鹿集處，掘深一丈，獲一石像，長一丈許，見今供養。」又問：「荊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，雲是優填王所造，依傳從彼摸來，將至梁朝。今京師復有，何者是本？」答曰：「大明是本像。梁高既崩，像來荊者。至元帝承聖三年，周平梁後，收薄國寶，皆入北周。其檀像者，有僧珍師藏隱房內，多以財物贈遣使人，像遂得停。至隋開皇九年，文帝遣使人柳顧言往迎，寺僧又求像，令鎮荊楚。顧是鄉人，從之。令別刻檀，將往恭旨。當時訪匠，得一婆羅門僧，名真達，為造。即今西京大興善寺像是也，亦甚靈異。本像在荊州，僧以漆布幔之。相好不及真者。大明本是古佛住處，靈像不肯北遷故也。近有長沙義法師，天人冥贊，遂悟開發，別除漆布，真容重顯，大動信心。披觀靈儀，令檀所作，本無補接，光趺殊異，象牙雕刻，卒非人工所成。興善像身，一一乖本。」又問：「涪州相思寺側，多有古蹟，篆銘勒之，不識其緣。此事云何？」答曰：「此迦葉佛時，有山神姓羅，名子明，蜀人也。舊是持戒比丘，生憎破戒者，發諸惡願：令我死後，作大惡鬼，咬破戒人。因願受身，作此山神。多有眷屬，所主土地，東西五千餘里，南北二千餘里。年啖萬人已上。此神本僧為迦葉佛兄，後為弟子，彼佛憐愍，故來教化，種種神變，然使調伏，與受五戒，隨識宿命，因不咬人。恐後心變，故佛留跡。育王於上起塔，在山頂。神便藏於石中。塔是白玉所作。其神現在，其郭下寺塔，育王所立。見付囑儀中。」又問：「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，多有靈跡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此乃文殊聖者弟子，為此山神，多造惡業。文殊愍之，便來教化。遂識宿命，請為留跡，我常禮事，得離諸惡。文殊為現，今者是也。於貞觀三年，山神命終，生兜率天。別有一鬼，來居此地，即舊神親家也。大造諸惡，生天舊神憐之，下請文殊，為現小跡。以化後神，又從正法。故今此山，大小跡現，莫匪有由焉。見付囑儀。」又問：「沁州北山石窟佛，常有光明。此像出來久近耶？」答曰：「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時備有，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葉佛像也。」又問：「渭南終南二山，有佛面山、七佛澗者。」答曰：「此事同於前。南山庫谷天藏，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。今現有十三緣覺，在谷內住。」又問此土常傳有佛，是殷時、周昭、莊王等造，互說不同，如何取定？」答曰：「皆有所以。弟子夏桀時生天，具見佛之垂化。且佛有三身，法報二身，則非凡見，並化登地以上。唯有化身，被設二十一日禮拜。」



人所感。前後不定，或在殷末，或在魯莊，俱在大千之中。前後咸傳一化，感見隨機，前後何定。若據法報，常自湛然，不足歎也。」又問：「漢地所見諸瑞像，多傳育王第四女所造，其爭幽冥，難得其實，此事云何？」答曰：「此實不疑，為育王第四女。厥貌非妍，久而未出，常恨其丑，乃圖佛形相，還如自身，成已發願。佛之相好，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。以此苦邀，彌經年月，後感佛現，忽異本形。父具問之，述其所願。今北山玉華、荊州長沙、楊都高悝、及京城崇敬寺像，並是育王第四女造。或有書其光趺，依梵本書。漢人讀者，罕識其文。育王因將此像，令諸鬼神，隨緣所感，流傳開悟。今睹像面，莫非女形。其崇敬寺地，本是戰場。西晉將末，有五胡大起，兵戈相殺，此地特多地下人骨，今掘猶得。所殺無辜，殘害酷濫，故諸神鬼，攜以鎮之。令諸冤魂，得生善念。周朝滅法，神亦徙之。隋祖載（法苑珠林二二載作再）隆，佛還重起。」又問：「幽冥所感，俗中常有。神去形朽，如何重來，或經七日多日，如生不異？」答曰：「人稟七識，各有神（神原作人據法苑珠林二二改）。心識為主，主雖前去，餘神守護，不足怪也。如五戒中，一戒五神，五戒便有二十五神，戒破五神去，餘者仍在。如大僧受戒，戒有二百五十神，亦戒戒之中，感得二百五十，防衛比丘。若毀一重戒，但二百五十神去，餘者恒隨。」律師又問天人曰：「其蜀地簡（簡原作蘭，據道宣律師感通錄改）州三學山寺，空燈常照，因何而有？」答曰：「山有菩薩寺，迦葉佛正法時初立，有歡喜王菩薩造之。寺名法燈。自彼至今，常明室表。有小菩薩三百人，斷粒遐齡，常住此山。此燈又是山神李特，續後供養，故至正月，處處燃燈，以供佛寺云爾。」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